

周肇祥 撰

琉璃廠雜記

趙海
波珩
點校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京新登字209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玻璃厂杂记/周肇祥撰;赵珩,海波点校.

-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5.4

ISBN 7-5402-0267-X

I.疏… II.①周… ②赵… ③海… III.商店街-文化
-北京-史料 IV.K2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5)第05861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8,770千字

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12.50元

序

琉璃廠是北京一條古老的文化街。自清代乾隆年間修《四庫全書》，全國文人聚集北京，這裡開始興盛起來，僅書籍店舖就達三十餘家。當時，李文藻在所著《琉璃廠書肆記》中說：「橋居廠中間，北與窑相對，橋以東街狹，多參以賣眼鏡、煙筒、日用雜物者。橋以西街闊，書肆外，惟古董店及賣法帖、裱字畫、雕印章、包寫書票、刻版、鐫碑耳。」這種情況，到清朝末年還無大變更。

一九一七年，在橋東新闢海王村公園。這處公園實際是一座寬敞的大院，園中東、西、南三面為書籍、古玩、字畫、照像、琴室；北面為樓房，清末曾由端方設為博物館。海王村公園成立後，這座樓房改為工商業改進會陳列所。

琉璃廠的古玩業，主要是出售金石、舊瓷、名人書畫。清戴璐《藤陰雜記》記程晉芳移居，以詩寄袁枚，有「勢家歇馬評珍玩，冷客攤錢問故書」之句，袁枚笑曰，此必琉璃廠也。可見當時的珍寶古玩，多售勢力之家，一般人僅能在冷攤買些舊書而已。

由於在琉璃廠出售或購買古玩字畫的人須憑個人眼力鑒別真偽優劣，所以這裡的店

舖從業人員不少是文物鑒定專家，同時與各店舖交往的顧客中，除勢家以外，亦多為名馳中外的學者，主客關係互在師友之間，相處十分融洽。近代著名書畫家、鑒賞收藏家周肇祥先生便是琉璃廠的常客之一。先生美鬚髯，人稱「周大鬚子」。

周肇祥（1880—1954）字嵩靈，號養庵，別號退翁，浙江紹興人。清末舉人，肄業京師大學堂，為優等生。民國成立，任四川補用道、奉天勸業道、署理鹽運使、臨時參政院參政、葫蘆島商埠督辦。一度任湖南省長，旋辭歸北京，任清史館提調、北京古物陳列所所長。晚年任團城國學書院副院長，以金石書畫授諸生。先生工詩、古文辭，書法有晉唐人意，所作山水、花鳥，繼承傳統，直追明人。西山之壽安山退谷（櫻桃溝）為清初孫承澤退翁書屋舊址，先生愛其地風光，遂就其地置別墅一區，號「鹿巖精舍」。內有「水流雲在之居」，「石檜書巢」，「黨山亭」，「水源頭」諸勝，春秋佳日，少長咸集，為西郊一大景區。

先生生平篤嗜古物，廣搜精選，研討有年，名公碩士，多與交游。出任古物陳列所時，由於執掌所司，古器名畫，多所寓目。並對所中古物鑒別組成古物鑒定委員會，聘羅振玉、李盛鐸、寶熙、顏世清、郭葆昌、陳漢第、邵長光、蕭瑟、徐鴻寶、容庚、馬衡、王昶、陳瀏、慶寬、徐寶琳、陳時利、陳承修、余榮昌、邵章、張伯英、梁鴻志等人為委員，委員會內分為書畫、陶瓷、金石、雜品四組，別其真贋，評其甲乙，編有《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》十三卷，附

三卷，又編《書畫集》六冊。青銅器則由容庚先生編爲《寶蘊樓彝器圖錄》及《武英殿彝器圖錄》。各書之成，先生擘劃尤多。復於陳列所內成立國畫研究室，摹繪古人名迹，培養繪畫人才，楊令弗女士、于非闇先生在所內曾長期從事臨摹工作，凡此種種，皆由所內提供臨摹研究資料，受到社會人士的好評。

先生爲了在全國培養繪畫人才，於民國十六年在北京與繪畫界友人組成中國畫學研究會，該會宗旨爲：「精研古法，博採新知，先求根本之穩固，然後發展本能，對於浪漫儉野之習，深拒而嚴絕，以保國畫特殊之精神。」先生自任會長，會員多爲當代畫家，達三百餘人。該會每年舉行會員成績觀摩展覽，以資借鑒提高。會內設編輯二人，自民國十七年一月一日起，出版《藝林旬刊》。先生在發刊詞中說：「藝林旬刊者，中國畫學研究所主辦。不曰畫學研究會旬刊，而曰藝林旬刊何也？示不敢私也。不以畫名，而以藝林名何也？廣聚衆才也。中國爲東方文明先進之國。政俗日偷，而藝術遂奄奄無生氣，不有倡導，孰從而振起之？」由於旬刊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，繼於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起改爲《藝林月刊》，內容充實，文圖並重，至民國三十年七月停刊，共出版旬刊七十二期，月刊一百十四冊，成爲民國時期重要的文物藝術刊物之一。

爲了溝通中國和日本兩國的文化，養庵先生以中國畫學研究會會長身份，廣泛與日

本繪畫界往來，並在中國和日本分別舉辦《中日繪畫展覽會》多次。先生爲了籌辦畫展，開展民間文化交流，曾兩度赴日本訪問，撰《東游日記》以記其事。

先生山水之情根於天性，與老友傅增湘、江庸、邢端、凌文淵諸先生結爲游侶，南北名山，聯袂出游，游必有記、有詩，歷年游蹤所至編爲《藝林月刊》。游山專號，可以備掌故，征信史。明《徐霞客游記》成書於一人，而《游山專號》爲集體撰述，在近世旅游書刊中，特色十分鮮明。先生嘗刻一印，文曰「游山訪古，人生一樂」，此爲先生訪古實踐之體會，也是一個從事文物考古事業者之精神享受，與今天所談「旅游文化」有很多相似之處。

民國二十四年，養庵先生應溥心畬先生之邀，遊房山縣雲居寺，偶於佛殿見一奇異銅香爐，長筒直立，大口向上，細看「爐」身，刻有「綏邊討寇軍」，至順三年二月吉日，第叁百號，馬山。」先生於無意中發現了這件刻有文字的元代銅火炮，詢問來歷，寺僧皆稱不知。先生略施「布施」，遂將銅砲攜歸。當時只知其爲銅砲，直至新中國成立后，經過專家研究，一致認爲此是我國發現的最古的火砲，也是世界上已發現的古老的銅砲之一。此砲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。

先生生平收藏文物，不同於當時動用重金的豪富之家，藏品來源雖有些得自琉璃廠，而價昂之品往往望而生畏，歸而記之，以示不忘。由於先生博通文史，精於鑒別，故冷攤

小市常見先生足跡，披沙揀金，往往得寶。先生曾刻一收藏印，文曰：「周肇祥小市得」。寄託辛苦搜求，得來不易也。

先生精於金石書畫題跋，不論鼎彝名品，錙銖小器，書畫、碑帖，一經品題，頓生異采。記得先生用硯中，有山東長島產鼃磯硯一方，刻銘曰：「鼃磯石，堅老勝。譬諸直諒苦且硬。好置座隅藥我病。乙丑正月，肇祥。」其長篇短記，大多類此。

《琉璃廠雜記》是先生以琉璃廠爲主的見聞隨筆，兼及游山訪古之作。文字清醇，事皆親歷，以視李葆恂《海王村所見書畫錄》、孫殿起《琉璃廠小志》、王冶秋《琉璃廠史話》、鄧雲鄉《廠肆志略》，內容豐贍，尤有過之。

先生生平著述甚多，已發表者，有《東游日記》、《補正宋四家墨刻簿》、《山游訪碑目》、《故都懷古詩》、《游山》、《鹿巖小記》等。未發表者，有《琉璃廠雜記》（即發）、《遼金元古德錄》、《壽安山志》、《娑羅花樹館題跋》、《遼金元官印考》、《重修畫史彙傳》、《百鏡庵鏡異錄》、《石刻彙目》、《退翁墨錄》等。

先生一子名周璿，字持衡。畢業青島大學，早歲參加革命。十年前自遼寧來書，有出版先生遺著之意，因循未果，而持衡竟于一九八六年逝去。今燕山出版社從北京市文物局假得先生手定《琉璃廠雜記》清本，點校付印。以余曾從先生受業，囑爲撰寫序言，因據所

知，拉雜書之，供讀先生之書者參考。

燕山出版社繁榮學術研究，豐富文化積累的愛國主義精神，是應該表彰的。

一九九〇年九月四日史樹青謹序於北京東城竹影書屋

琉璃廠雜記一

無畏隨手誌

新學初胚，國粹寢失。今日之琉璃廠，冰清鬼冷，不特非同光全盛時比，卽去年夏間氣象亦不復見。各肆夥友多袖手坐食，有一兩月不賣錢者。舊日廠友見余至，甚歡迎，豈知余亦眼饞囊空，不能大有利於君者耶！

古董玩物，亦運動品之一種。國變後，運動品亦爲之一變。古董玩物，要者殊少，民國新人物，嗜好自不同也。至昔日京曹官愛金石書畫者，多失勢星散，卽在都稍有蓄積，亦無不惴惴然逃亂餬口是計，不敢出救命錢以添累贅物，此冷寂所由來也。

韻古韓估，收書畫頗有眼力，出示數十種，多精品。得新羅山水大幅、馬扶曦梅鶴圖、鄭在東山水、周子京山水、邢子愿草書，價不逾百番。韓估又有董柘林山水小冊八幀，臣字款，極沈鬱蒼古，索價二百番，不能得。

磚瓦鮮過問者，而近年出土亦少，不可解。地不愛寶，亦待其人耶？得漢巨磚，長今尺二尺，厚五寸餘，兩面刻武人、虎、鹿、花草，頗類射陽畫像，價二十番。漢都司空瓦、羽陽千歲瓦，皆真。銘珍韓

估從五嶺回，携晉永嘉磚數塊，係佛山鎮附近出土，索價甚奢。選其一，酬以十番。色黃白，麻布紋，薄而堅韌，陽文「永嘉六年六月壬申，宜富貴壽考」。又以四番，得明衡王驪仙仿造未央宮東閣瓦研，完好。此冰紋研，齋中之介友也。

圖章石，日本人所喜購，紈袴兒亦多愛之。然非鷄血、昌化、田黃、凍石不能得價。余祇求其石舊而質美，不拘拘於俗好，佳品亦多得於意外。連日獲舊石二十餘方，多百年外物。有曼生刻石二，尚均製雙鴛紐石一，王文敏福山出土、歸田所得兩章亦在內。文敏沒僅數年，而其家并此至微之物不能守，人死物散，竟成慣例。昔之世，抱一笏凍餓不肯輕棄者，殆絕無所聞矣。噫！

古人去官或死亡，皆上其印綬，故官印流落人間者甚少。所得私印十餘方，皆真。內有極精之古錄六枚，皆昔時所罕見者。

鎏金造像爲東西洋所重，每尊價至數百金。估販重利，望之空太息矣。於李竹庵處，得梁天監六年王生敏石造像，又得永徽五年石造像。

先外曾祖理齋公山水，爲清代院畫開山。官粵東知縣，初學麓台，得其蒼秀。晚年遠溯宋元，近撫廉州、耕烟。歿年未六十，卒未能竟其所造。然其精到之作，王吳外無足抗行者。近年留心搜輯，所得不少。崇古張芝軒爲覓扇面一，撫耕烟本至精，又紙本立幀，係四十以前作，真得麓台神髓。要價四十番，亦太婪索矣。

黃小松爲野亭書七言八分小聯，高麗牋本，「十年具就三都賦，千首詩輕萬戶侯。」筆近曹全，精到

之作。鈐印九方，曰老駮、小蓬萊閣，有竹人家、白雲紅樹、我思古人、黃易之印、小松、魚龍隨我變牛馬任人呼、溪山佳處。十四番得於韵古韓估，澹如尚以爲廉。舊拓隋平陳碑，爲李芝駭故物，其筆法實

爲虞伯施夫子廟堂碑所從出。余論書首推隋人，上繼羲、獻，下開唐賢，真書學全盛時代。

悅古楊估，舖小而書畫頗多。亦不甚居奇。得王小梅七十四歲作花蔬立幀，活色生香，清雋之品。

車萬育綾本行書，雄勁不減孟津。葉東卿五言分書聯，漢隸之寬博平正者。

黃道周先生德配蔡夫人玉卿，擅書畫之譽，惜罕見其真本。悅古有章姓，寄售絹本細剔竹、紙本壽竹賦合裝卷。畫學管仲姬，有出藍之妙。楷書剛健婀娜，雖衡山不逮也。此卷係爲其二弟五十作壽者，張叔未一跋，極爲崇拜。往返磋商，以七十番得之。雙清妙迹，天壤之寶，當以旃檀爲龜，古錦爲

囊，非其地非其人而妄出際者，有如噉日。

雲松閣李估，河南古董販之聚處也。出土銅甕多歸之，得弩機一，土銹澀蝕，堅不能拆。有陰文分書「中郎將余用」五字。梁天監六年王生敏石造像，通體土蝕，斑駁簡古。南人以石造像，往昔金石家

未之錄也。又得土偶三，皆形狀奇特。女象高髻迎風，長裾曳地，通身作綠釉，別有韻趣。

英古關估外出，徐估極狡猾。澹如購其水晶印合，價凡數變，可恨。關估歸，出示洛陽新出土古璧環數事，皆真。索價奇昂，知不可以常法得也，因囑其分別高下而後議。於其下者選留璧二、環一，皆白玉無文。璧一作松綠色，通身土蝕包漿，奇麗獨絕。一松香滲黃如蒸栗，遍體隱見作松花。環色若象牙，溫潤類脂肪，其價不及所謂高者之一耳。關估祇知水銀滲瑤斑之爲貴，徒駭俗目，何嘗夢見奇

品哉！

開皇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張販卿母子造觀音像高三寸八分，鑲金精鑿，紅綠透骨。佛座三面，款識深刻，爲造像致精者。得價四十番，英古代覓於某舊家者。

河清二年二月十九日劉宋買造像，長三寸七分，佛座三面刻字，十番得於雲松李估。

天保六年二月十六日石氏造像，高二寸，佛座四面刻字。價三金，得於尊古齋。

大魏興和五年癸亥正月壬戌朔一日癸亥雍州長安劉月連造觀世音像，泥質極堅，長三寸九分，背面刻字，書法瘦勁完好。悅古楊估近得自陝西者，價一金。

滿清南韻齋主人榮郡王書樂志論小卷，書法歐米，在良常天瓶之間，筆致縱逸，乃奕劻所世守者。卷前有慶郡王印，後有奕繪印。價十番，得之張估芝軒。

莫雲卿小卷，二十番，得於張估芝軒。計手札六紙，王孟端上款四紙，隆賜上款二紙。爲孟端書，自撰筆塵數則，合裝成卷。其書與年俱進，按札可考，一種蒼秀峭逸之氣，卽置之祝、文、王、董間，何多讓焉。

汪貞女題冊皆雍乾諸老，始汪松泉，終謝溶生，凡二十六家。錢香樹所書，年已八十有四，古樸沈鬱，不可多得。曹地山書，正其盛年攻苦之作，入奇出正，縱宕多姿。貞女名桂芳，汪之淞女，許字葉齊善子時青，嫁有日而時青病歿。女誓以身殉。時青病且死，遺言欲女歸守節，頗聞於女，女卽家成服，俟舅姑命。近歲而舅姑無相迎意，女絕食八日，賦絕命詞二首死。有司高其行，請旌如制，松泉爲之傳而書於冊首。

住京凡十日，謁總統，訪師友，酬應徵逐，殊鮮暇晷。先後游海王村凡六次，行篋少餘錢，商訂少良好，所得祇此。然吾輩取足自娛而已，非與有力而好事者爭多鬪靡也。作琉璃廠雜記之一。

民國二年二月十五日，即辛丑正月十一日，晚車入都，商民習於舊俗，逛廠甸尚未闌也。草草一睡，十六日約澹如同游，渠爲常州人所牽率不果。獨自入海王村，絕不似舊時熱鬧。回憶己亥初入都時，車龍馬水，填塞廠門。所見貴人天姬，勝流詞客，姣童俊僕，朱輪雕鞍，繡衣珠屨，一切旖旎奇麗之景，恍如夢境。廠東已改設電話局、高等師範學校，游人不至。土地祠門內外沿牆一帶，古董、字畫、荒貨，舊錯雜陳，亦無奇特之品。得宋邛州瓷小罐一、乾隆青花夾彩瓷碟二，甚雅麗。孫衣言書扇一、汪承霈臣字款畫扇一，後面清道光帝楷書王維詩，款稱「子臣」，知係嘉慶帝御物。價四番。張叔未八磚精舍吉金拓本四幀，明萬曆時刻佛經二冊，共七種。

悅古楊估歸家度歲，至今未回。得錢東梅花冊，價二番。昔所儲黑漆古鏡二十餘面，仍未售。徒弟們不能主張，無從議也。

文珍齋與悅古合買唐瀛州東城令鄭瞻誌石，去歲非六十番不售，現因生涯寂寞，三十番歸我。文詞典贍，書法蒼秀，亦唐誌上品。

英古舊玉璧，亦以生涯寂寞減價。復選得大小各一黃玉，青滲間作紺黃色，甚奇麗，值僅十六番。

李雲松處得一關字瓦，文作「鬳」，背有魚形，昔未之見也。值一番。又得小銅權，一面文曰「昌

府」，一面「□□二年」，似是金元時物。尊古亦有一關字瓦，殘缺過半，面塗朱色，不知我已得一枚也，甚居奇，可笑。

得袁隨園輕膠十萬杵墨、金松崖墨、香巖先生著書墨各一，值二番。

十七日逛火神廟，珠寶玉器攤佔全廟十之六七，書畫古董亦少佳者。韵古有萬廉山篆書聯，非十番不肯售。一小攤有水星鏡，索六番。各攤皆係徒弟們看守，不以生意爲事，喧譁笑謔，甚失雅道。賞古劉估處，得戴洪臣字款柳杏雙燕畫絹本，有乾隆御覽橢形印，值七番。王三錫山水八幀，生辣不減蓬心，劉燕庭舊物，十二番得之。

尊古有一古玉鎮圭石，灰滲帶微青，銀星點點可見，古逸之品，六番得之。部曲將印，真價三金。又有黑漆古童子菱花鏡，索三十番，銀背宋鏡，索二十番，云以待洋人購者，囊慳難致，惟有歎息。

唐高福墓誌，畢秋帆携歸吳中，已付庚申之劫。原石拓本，隱隱有橫直格線者，頗難得。集雅路估有一張，不知寶貴，以一番得之。又得三老忌日精拓何紹祺書扇、紹誠畫月桂紫丁香扇面。

馬氏萬年瓦，字纖細，四字與花紋相間，甚罕見。富潤軒小舖有一枚，已作硯，以二金易之。

朱昂之臨巨然畫，墨氣淋漓，筆力雄厚，頗似梅花道人，崇古張芝軒新得者，二十番歸我。

英古新得一銅佛座像，無字，佛光作五層，第二層鑿小佛像七。背面四層。下層坐像二，立像二。第二層護法像二，第三層佛像八，第四層佛像五，頗爲罕見。五番易之，殊可寶也。

連日得四鏡。一黑漆古日光鏡，一梅花錦紋宋鏡，質極薄而花紋工細。一二十四字銀背漢鏡，文曰

「日清月明，想見君光。天下富□，長樂未央。常不相忘，以辟不祥。」最精者爲三羊鏡，黑漆古文曰「三羊作竟，自宜吉市兮。」十一番得於銘珍者。

長洲彭蘊章，不以篆書名。得其一聯，文曰「寫生筆是恒春樹，妙撰心開如意花。」用筆渾成，絕無描頭畫角之習，以視淵如、衡衫輩，個乎遠矣！

定興標義鄉石柱頌，北齊時刻。書法精整。鄉人惑於迷信，謂椎拓致疫，嚴禁擅墨。自潘文勤任京尹，檄下定興縣拓送，始見於世，此後無再拓者。徐矩庵先生家住定興，向之索拓本，亦稱難得。近於廠肆慶雲堂獲之，價僅二番，宣紙精拓，想亦文勤時物也。

連日得石墨數十種，惟吳禪國山碑、唐韋厥城智山碑、石淙詩并序爲最。國山精拓，智城石淙舊拓也。

古物日少，磚瓦幾不可得見。銅造像皆無字，石像間有字亦後刻。尊古有晉天福七年造像，真，惜已裂斷。

廷邵民雍臨憚南田三十歲畫秋溪釣艇小卷，恰到好處。其晚年之作，功力容或過之，而冷隽幽逸不逮也。十六番得自韻古，見此畫彷彿見南田矣。又得乾隆時人陳靜夫以寧山水十一幀，幽秀不減松壺，亦精品。

久不作古文，二十夜間草黃金標傳，一揮而就。讀之頗宕邁可喜，雖不敢仰攀韓柳，要非宋以下文字。

北方出土偶像，奇形異狀不可殫。近見土偶二，皆作滿清衣冠，審其釉色，確非偽造，當是金元時物。可見滿清衣冠由來已久，並非愛新覺羅氏所自創，此亦攷古者一異聞也。

得晉太康殘磚，已琢成硯，尚存「太康三年」四字。磚頭有「太平時」三字。硯池四旁略作雲氣之狀，色漿斑駁，光澤可鑒，卽八磚精舍中恐亦不可多得。

近來廠肆每發見內府圖籍、玉冊、宮扇等物。問廠友所從來，云係門市收買者。此必豎璫輩竊出，易錢，而隆裕太后崩逝，一時宮中無主，盜物出者紛紛，國破則家亡，千古最傷心事也。

驚蟄前六日，獨游崇效寺。寺在南西門城隅，讀碑記知係唐時寺。明嘉靖、萬曆間，大璫所重修。有明隆慶五年僧明川、洪才等募緣石碑，雕鏤精好。施主姓名層列，字小如豆，清楚未泐。西院廊壁有唐貞元監察御史裏行王仲堪墓誌。仲堪曾爲彭城郡王、幽州大都督劉濟參軍，劉卽捨宅爲寺者也。誌於乾隆間在廣渠門內出土，爲翁樹培所得。夜有光怪，送置寺壁，徐松爲之記，吳榮光書，亦刻嵌壁中。稍北有翁覃谿丁香樹記石刻，詢之寺僧，久無人拓。前院駐兵，兩廊亦作馬廐矣。殿前後牡丹羅植，未吐萼。漁洋手植丁香，尚嬋娟可愛。寺後九塔巍然，皆釋子埋骨處。破磚瓦堆積，細視間有橫直紋，甚古。無字可惜，因題一絕於壁曰：「野性山僧近，尋幽到寺門。牡丹遲吐蕾，翠墨認貞元。風雅今誰主，乾嘉名流，崇效寺看牡丹輒有詩。沙塵日易昏。看花留後約，重踏古苔痕。」題畢，躑躅而返，車中吟哦，瞬息抵店。

東四牌樓松古齋小古玩鋪，主人梁姓，頗能搜古物。以五金得永平五年、甘露二年殘磚各一，皆已

琢成硯。永平磚字在磚頭，無年，字可疑，然諦視非後作。磚側字泐，不能辨。甘露磚「季」字稍缺，篆文流麗，磚頭隱約有殘紋。元磁大碗一，色黃褐，無損。

李北海書最善用筆，極屈伸變化之妙。世多推張從申吳季子廟碑爲能繼北海，但張書用筆過於慄疾，無停頓含蓄之趣，尚不逮徐季海遠甚。季海大辯和尚碑已有怒猊渴驥之譽，近得楷書大證禪師碑，端勁謹嚴，尤有歐虞規則。中唐書家，北海外惟季海首屈一指耳。

李陽冰縉雲縣城隍廟碑，翻刻失神，先塋記非其至者。余求怡亭銘，十餘年不得。在鄂時遍問各古董鋪，無知者，不意於慶雲堂搜得之。篆法奇宕，別具逸趣。李莒隸書，亦於韓史外能自開面目者。

昭陵六馬，世無拓本。宋元祐四年，運判游師雄等以原石在陵北五里，距山下四十里，岳逕崎嶇，難於尋訪，摹刻唐太宗廟以便游覽。得舊拓本六馬，極雄俊，各具騰躍超驤之態，卽以畫論，亦獨步古今。唐代善畫馬者多，要非伯時、松雪所能望其項背也。

古雅小鋪，向未發見奇品。偶造其門，徐估極歡迎，傾筐倒篋，殷勤展矚，得明隻履和尚墨蘭卷。隻履自視爲平生最得意作，後之善畫蘭者，非過於肥厚，卽過於枯弱，從未有瘦勁韻澤如此者。有莊罔生、阮玉鉉兩跋。玉鉉作偈，稱爲蘭聖，不虛也。又得明趙文度山水卷，惜墨如金，綽然意遠。廬青山人李錯小行書中庸卷，雖未脫明賢窠臼，尚有二王遺意。後自跋一段，距書卷已十年，用筆饒有北碑意。取逕日高，而齒已暮，不知其所造究在何等？夢樓書專攻縱逸一派，五十年辛苦，始知所習之非，